

金葉(國際)出版公司出版

溫紹賢著



青春淚

青春痕

溫紹賢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 金葉(國際)出版公司出版

書名：**青春淚**

作者：溫紹賢

出版：金葉（國際）出版公司

香港干諾道西28號

威勝商業大廈1607室

印刷：美德印務公司

葵涌葵豐街18-26號

永康工業大廈12樓E座

版次：1987年7月香港初版

定價：H. K. \$ 28.00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ISBN 962-7232-04-1

© 1987 Gold Leaf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HK\$28.00

作者簡介

溫紹賢 青少年時代即在本港報章雜誌發表短篇小說及譯作。1954年負笈廣州中山大學，攻讀西方語言文學。在內地大學任教多年。文革後返回香港。現任職英文編輯及翻譯，並從事文藝創作。

自序

「反右鬥爭」距今已整整三十年了。

一九七八年，中共中央對「反右鬥爭」作出了歷史結論：「在當時情況下，反右鬥爭是必要的，但在鬥爭中犯了嚴重擴大化的錯誤」。接着，全國四十多萬「右派分子」中的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以上的人獲得了平反。

但是，從政治路綫上來看，「反右鬥爭」是屬於「左」還是「右」呢？官方沒有作出過明確的結論。不過，鄧小平於今年五月二十九日在會見新加坡總理吳作棟時說：「從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七八年，『左』的問題使中國耽誤了差不多二十年。中國在這一時期也有發展，但總的社會水平處於停滯狀態，那段時期，農民年均現金收入六十元，城市職工月均收入六十元。在近二十年的時間沒有變化，按國際標準，一直處於貧困綫以下。」似乎是把「反右」錯誤歸入「左」的路綫上。兩個星期後，即六月十二日，鄧小平在會見南斯拉夫南共聯盟主席團委員羅舍茨時又說：「從一九五七年起我們黨的主要錯誤是『左』，文革是極左，使中國從一九五七年起共二十年時間處於停滯狀態」，這就更加明確地把「反右」的錯誤列為「左」，而且是二十年「左」傾路綫的發端。

事實上，我們在回顧「反右」以後到文革結束這二十年的歷史時，清楚地發現，其中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化、四清、文化革命等等，無不是「反右」路綫的繼續和發展，而文革則達到了頂峯。在文革中，江青式的人物的崛起，並不是偶然的現象，而是始於「反右」這條「左」傾路綫的必然產物。

那二十年的「左」傾路綫，時而明顯，時而隱晦地支配着中國各個方面，不僅使中國的國民經濟停滯不前，人民長期生活在貧困綫之下，而且還復活和大大滋長了不擇手段、爭權奪利、

爾虞我詐、宗派傾軋那種封建式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即使是經過「撥亂反正」八年後的今天，與解放後到一九五七年這段時間相比，仍相差甚遠，那時社會風氣淳樸、幹部廉潔、人民生活安定。可見其流毒之深。

《青春淚》是本人政治路綫系列四部長篇小說中的第一部，它和第二部《魂斷彩虹橋》及第三部《狂飈之下》組成三部曲；第四部《失去了的一代》（已出版）是獨立的。這四部小說要反映的正是從五十年代中期到一九六六年這二十多年中國的歷史真實。《青春淚》要反映的是「反右鬥爭」前前後後的活動。

「反右」作為三十年前發生的事件，現在已經成為歷史。當年親身經歷過這場政治運動的人，如今最年輕的也年近半百了。因此，即使是在中國大陸，絕大多數人對這場運動的來龍去脈及其具體進程，均不甚了了。本人創作《青春淚》的目的，是力圖客觀地、形象地重現當年「反右」的歷史真實，讓讀者透過這一歷史真實以及在那個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的性格發展，去得出自己的結論和應有的歷史教訓。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用形象性的作品，去重溫三十年前「反右」這段歷史，對中華民族的現在和未來，多少有點裨益吧！

一九八七年七月

目 錄

自 序	I
第一章（一九五四年八月—一九五五年二月）	1
第二章（一九五五年二月—一九五五年八月）	39
第三章（一九五五年九月—一九五六年九月）	77
第四章（一九五六年九月—一九五七年二月）	153
第五章（一九五七年二月—一九五七年十月）	187
第六章（一九五七年十月—一九五八年八月）	266

第一章

(一九五四年八月——一九五五年二月)

(一)

八月下旬的一個傍晚，天色晴朗，萬里無雲。在九龍紅磡船塢右側門通往海邊的小馬路上，親熱地走着一雙青年男女。

在歷史上，紅磡船塢是個繁忙的修造船廠。但近年來，由於美國對中國大陸進行禁運，業務已一落千丈，晚上已極少加班開工了。所以，一入黑，這個巨大的船塢，就一片沉寂。而通往海濱的這條小道，在幽暗而疏落的街燈下，也格外寂靜。

小道盡頭，是一個小海灘。陳曉乾和丹芷自小就經常到這兒玩耍，這裡的一沙一石，他們都十分熟悉。

海灘上，有一個破舊的小碼頭。陳曉乾和丹芷在碼頭上找了個乾淨的地方，面對着海坐了下來。

陳曉乾舉目遠眺，那看了十多年的「香港之夜」，今晚似乎有點異常，而近處的星星漁火，却一下子惹起了內心一陣淡淡的惆悵。

然而，當他想到自己即將奔往內地上大學時，那種悵惘之情，就立刻煙消雲散了。他自小就想將來能上大學，以便學好本領，立志為國家，為民族做一番事業。

他突然想起身邊的丹芷。他轉過臉來，只見她正在怔怔地凝視着大海。

「姑姑！」他輕聲地說，「考不上大學，你還耿耿於懷嗎？」

丹芷彷彿從夢中驚醒。她略為抬起了頭，嫣然一笑。她那整齊而雪白得閃亮的牙齒，微露在一雙不大不小的紅唇中，格

外引人。在她一雙秀眼上面，是一雙入鬢的蛾眉，當中彷彿如塑像的鼻子，襯着兩個淺淺的梨窩，配上十分細嫩而皙白的肌膚，在這個上百萬人口的十里洋場，她也是個稀罕的極品美人兒了。

「不，」她振作了一下精神，深情地說，「你能考上大學，達到了你的願望，我感到十分高興。」但是，說到這裡，她的聲音似乎有點嗚咽。

「怎麼，你哭了？」陳曉乾吃了一驚。

她把臉轉開，沒有回答他。

「你你……」陳曉乾有點不知所措，因為在他的記憶中，她從來沒有在他面前流過淚。丹芷是陳曉乾的姑姑，她雖然只大他三個月，但由於他自小喪母，她在不到十歲時，就像照顧弟弟一樣照顧他。因此，他倆自小就感情極好，現在是十九歲的青年了，還是一如既往，不避男女之嫌。

「你怎樣啦？」陳曉乾焦急地再問道。

她仍然不答他，頭更低了。

「你捨不得我離開你嗎？」他愛憐地看着她。

「嗯！」她點了點頭，那雙水汪汪的秀眼又紅潤起來。

「我會每個假期回來探望你的。」他安慰她說。

「但是，」她遲疑地頓住了。

「但是什麼呀？」他輕輕地把她扶正、坐好。

「但是，你從來沒有出過門，現在孤零零一個人在外邊生活，我不太放心。」她用舌尖輕輕地舔了一下上唇。

「你担心我沒有人照顧？」

她點了點頭。

「我已經是十九歲的大人了！」他看着正在升起的月亮，「我會照顧自己的，你放心好了。」

「以後誰給你洗衣服呢？」她還是担心地問。

「我會學洗衣服的。」他向她保證。

「那麼，誰給你煮湯水喝呢？你生了病，誰在你身邊服侍你呢？」

「你都可以放心，那是集體生活，大家會互相照顧的。」他笑了起來。

「還有……」她欲言又止。

「還有什麼呀？」

「你將來也許會嫌棄我！」她停了停，「你在國內受教育，進步了，就會覺得我落後的。」

「怎麼會呢？」他加重了語氣。「你這麼聰明伶俐，會很快跟上潮流的，同時我還可以幫助你呀！」他想了一下，又說：「無論怎樣，我永遠不會嫌棄你的！」

她不禁轉憂為喜，緊緊捉住他的手，低聲地說：「但願如此！」

他們開始沉默起來，過了一會，她咬了一下下唇，用激動的聲調說：「不管怎樣，我將來一定要在你身邊照料你的，我知道，沒有了我，你多麼的不方便，多麼的不習慣。」說罷，她的喉頭又哽了起來。

她最後的兩句話，使他激動萬分，他好容易才說出：「將來我們一定會在一起的！」

「但願我們一輩子都在一起！」她怔怔地看着大海，自言自語地說。

他忽然想起了什麼，不安地說：「但是，你將來是要嫁人的，我們怎能一輩子在一起呢？」

「我不會嫁的！」她不高興地說，「幹嗎你近來老是嘮叨這句話呢？」她嬌嗔地看着他：「你要再說，我就生氣了！」

他再也不敢說這些話了。後來，她叮嚀了許多話，活像媽媽叮嚀遠行的兒子一樣。一直談到三更時分，兩人才回家就寢。

(二)

尖沙咀火車站鐘樓上的時針，指着七時卅分。火車徐徐啟動。陳曉乾探頭出列車窗口，淚眼模糊地告別了慈愛的丹芷姑姑和父親。

陳曉乾雖然考上了南中國的最高學府，但他在此之前却從來沒有參加過香港的進步活動。他就讀於香港的一流名校，自然沒有介入政治活動。然而，他却是個滿腔熱血的青年，幼年就具有救國救民的抱負。他生當亂世：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當香港淪於日寇鐵蹄之下時，他才七歲。那時，他的父母帶着他和弟弟，以及祖母、姑姑，逃回內地。在逃難途中，母親慘遭日寇機槍射死，弟弟夭折，不久祖母也因無錢治病而死去。在淪陷區流浪時，他親眼見到日本侵略軍許多令人髮指的暴行：姦淫擄掠，無惡不作。他有一次無意中觸犯了日本鬼子而被痛打了一頓，險些丟了性命。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陳曉乾一家才回到香港。但是，他永遠忘不了那國仇家恨。一九四九年，大陸政權易手，給他帶來了希望，但由於年紀尚輕，他對內地的政治形勢，對國民黨、共產黨，都毫無認識。直到去年下半年，他才有意識地看一些進步報紙，約略了解到內地的一些情況，其中有一點使他印象十分深刻：一切外國勢力都已被逐出了中國大陸。民族獨立，不正是中國百多年來夢寐以求的理想嗎？這是使他決心回內地升學起決定作用之點。

只兩個鐘頭，火車就把陳曉乾送到羅湖。

在羅湖橋上，有幾個警察在巡邏，其中有一兩個對來往的同胞呼呼喝喝，但對一位外籍警官則奴顏婢膝，令人作嘔。陳曉乾心中一沉，暗想：中國如此國弱民窮，不正是因為多了這類大大小小的狗奴才嗎？

他昂然地走過羅湖橋。突然，在中方橋頭的一面鮮艷的五星紅旗，映進了他的眼簾。他上次去廣州考試，由於來去匆匆

，沒有注意到它。如今，由於產生了歸屬感，所以對這面高高飄揚的旗幟，自然有一種崇敬的心情。在橋頭上，威嚴地站立的兩名服裝整樸的解放軍戰士，在他看來，也比上次親切得多，似乎在說：歡迎你回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

他心中一陣激動，暗暗表示：祖國，我不會令你失望的！

廣九車站人頭湧湧。在車站內一個顯眼的地方，擺着一個牌子，上面大字寫着：S 大學迎新組。

陳曉乾來到前面，從口袋裡拿出入學通知書。就在這時，一位襟前別着校徽的青年人迎上前來，熱情地問：「是 S 大學的新同學嗎？」

陳曉乾點了點頭，把通知書交給他。他看了一下，就轉身向其中一個青年叫道：「蘇厚永，是你們系的，你來招待他吧。」

陳曉乾抬頭一看，迎面走來的是一個身材魁梧，齒白唇紅的小伙子。他上前與他握手，說道：「我叫陳曉乾。」那小伙子用他那十分靈活而炯炯有神的眼睛打量了他一下，微笑地說：「歡迎你！」

陳曉乾感到有點拘束，沉默了一會，蘇厚永問道：「你是香港哪間中學畢業的？」

「Q 書院。」他感到有點自卑，因為那雖是香港的名牌學校，但回內地升學，就比不上香島、漢華等進步學校吃香了。

「噢，這是一間歷史悠久的英文書院。」蘇厚永有點肅然起敬的樣子。

「你也是香港來的？」

「不，我是聽別人說的。」蘇厚永矜持一笑。

在談話中，陳曉乾了解到，蘇厚永也是個新生，而且和他是同班。他於前天報到，今天就主動要到火車站幫助迎新。

大約在車站呆了一個鐘頭，已有七八位從香港來的新生。他們被安排乘一部校車到學校辦理入學手續。蘇厚永也跟車回校。

在車上，坐在陳曉乾前面的是一位摩登女郎，她身材苗條，體格風騷，五官端正。她多次回頭主動與陳曉乾答話。到達校園下車時，她熱情地自我介紹：「我叫李迎迎，生物系新生。」

蘇厚永問：「你在香港哪間中學畢業的？」

李迎迎回過頭，微露笑容，得意洋洋地答道：「××女書院。」

「那麼，書院學生就不止我一位啦。」陳曉乾喃喃自語。

「當然，」蘇厚永笑着說，「今天上午報到的三十多名香港學生中，英文書院的學生就佔了十九名。他們大多數是唸理科的。」

蘇厚永的確是一位助人為樂的青年，他領着陳曉乾到有關部門辦理好入學手續。最後，他把陳曉乾帶到一幢學生宿舍的三樓。原來兩人同住一個房間。放下行李後，他說：「你先沖個涼，休息一下，然後去吃晚飯。」

學生第六食堂，位於宿舍旁邊。當晚有幾樣菜：酸菜牛肉；咖喱土豆牛肉；冬菜蒸鯪魚和冬瓜炆南乳豬肉。陳曉乾排隊要了一碟酸菜牛肉，和蘇厚永同桌坐下。

「這裡的伙食多少錢一頓？」他問蘇厚永。

「每月十四元半。」蘇厚永答他。「不過，在我們國家，高等學校和中等技術學校的學生，連伙食費也是政府包下來的，家庭有困難的，還可以申請助學金。」

「政府太好了，這樣，窮苦學生也有機會唸大學了。」他感慨地說：「在香港，中產家庭也不容易供自己的子女上大學啊！」

這時，大方桌旁陸續坐下共八位學生，其中有兩位是女的。

蘇厚永於是向大家介紹說：「這是今天來的新同學陳曉乾。」跟着他一一向陳曉乾介紹：「這六位都是我們班的同學：這是江一平，這是何家昌，這是謝振賢，這是曹柏年。」然後他介紹兩位女同學：「她是唐尤麗，她是卜雲。卜雲同學也是從香港來的。」

陳曉乾向大家有禮貌地點點頭，然後，他舉目打量兩名女學生。只見那位唐尤麗，年紀很輕，似乎不過十七歲的模樣。她生得身材修長，皮膚皙白，一雙水靈靈的大眼睛微微一轉，流露一股熾熱的風情，兩片薄薄的紅唇，老是在微笑，隱約露出一副潔白而不太整齊的牙齒，兩條烏溜溜的長辮子，有一條搭在胸前。一眼可以看出，她是個熱情如火的北方俏姑娘。另外那個卜雲，看來二十剛出頭，剪了一頭短髮，打扮異常樸素，上身穿的竟是一件褪了色的束腰藍幹部服，根本不像個香港學生。她容貌順眼，身材適中，表情嚴肅，但眉宇間仍流露出一股女性的溫柔。

吃完飯，陳曉乾走出飯廳，到旁邊的一排水龍頭洗碗。唐尤麗跟了出來，站在陳曉乾隔壁洗碗。

「你是從香港來的嗎？」她轉過臉來，操一口純正而清脆的北京話，明知故問地問道。

「是的。」陳曉乾用結結巴巴的普通話答道。

「你是英文書院畢業的，英文一定很棒，以後請多多幫助。」她嬌媚地一笑。

陳曉乾沒有正面答她，只問道：「你是北方人吧？」

「是的，是北京人，可我爸調來廣州工作已有兩年多了。」

「以後我要向你學習北京話。」陳曉乾和她分手時，順便說了這麼一句。

「好！」她把手一提，眉飛色舞地滿口答應。

晚上，陳曉乾睡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前一天晚上，他基本上沒有睡過覺，今天又緊張了一天，已經很疲倦了，本應一下子就入睡。可是這是新生活的第一天，他不禁要回味，他又怎能睡得着覺呢？

聽蘇厚永說，班上還有一個不尋常的人物，叫做寇蓮娜。據說她可能是全校最了不起的學生。

陳曉乾在報紙的取錄名單上也曾見到這個名字，它排在全班學生名字之末，頗為引人注目，加上名字西化，姓氏稀罕，因此，陳曉乾曾猜想，她可能是個東北的摩登女郎。但據蘇厚永介紹，她是個傳奇式的人物：她出身於一個城市自由職業者的家庭，參加過學生運動，後轉入游擊區加入游擊隊文工團。解放後，一直在黨的機關工作，在政界中頗為活躍。據說，她還是市委某書記親自推薦保送來上大學的。

聽了蘇厚永的介紹，陳曉乾不禁對寇蓮娜肅然起敬，心想和這樣經歷豐富的人做同學，一定會獲益不淺。他猜測她可能年紀較大，其表情和衣著一定會比卜雲更革命化。蘇厚永還告訴陳曉乾，卜雲在香港是個地下黨員。

(三)

九月一日正式開學。

早上，全體新生集中在大禮堂，聽校黨委副書記麥廣昭作新生入學教育報告。

麥廣昭還兼任副校長，是位著名的老詩人。他講話帶有濃厚的江浙口音，使陳曉乾這個來自香港的學生聽得十分吃力。他輕聲地問坐在旁邊的蘇厚永：「你能全聽懂嗎？」

蘇厚永點了點頭，反問道：「你呢？」

「頂多是二成。但連不起來，等於甚麼也聽不出。」陳曉乾苦笑道。

「不要緊，慢慢就會習慣、聽懂的。」蘇厚永安慰地說。

「我們的教授們，據說都是來自全國各地，用南腔北調的普通話授課。別說你們香港同學，就是本地的中學畢業生，也得一年半載時間才能習慣、聽懂。」

「那麼，我們不是要花一兩年的時間？」陳曉乾不禁有點吃驚。「這差不多佔了四年大學期間的一半啦！」

「那倒不一定，在形勢所逼下，只要留心，半年左右也可以基本過關了。」

聽他說得這麼在行，陳曉乾不禁問：「你爲甚麼能夠聽得懂？」

蘇厚永微微一笑，沒有作答。

「你們談些甚麼呀？」坐在前一排的唐尤麗掉過頭來，賣弄風情地瞟了陳曉乾一眼，然後做了一個鬼臉。

就在這時，陳曉乾似乎聽到麥副校長說今年本校招生三百一十四名，入學試的平均成績爲七十一·三分。坐在唐尤麗旁邊的香港學生鄭美寶可能與陳曉乾的情況相似，聽不大懂麥副校長的話，低聲問唐尤麗些甚麼，唐尤麗和她耳語了一陣，又略爲轉過頭來，瞟了陳曉乾一眼，然後笑了出聲來。

「嚇！」坐在唐尤麗她們前排的江一平掉過頭來，嚴厲地瞪了唐尤麗一眼。經他這麼一干預，大家就也不敢講話了。

下午，舉行分班學習，討論麥副校長的報告，並宣佈臨時班幹部名單。

會議由卜雲主持。她拿着一張名單，一一點名，點了十三個同學的名字後，她作了自我介紹。隨後，她宣佈何家昌爲班主席，張妙嫦爲學習委員，唐尤麗爲文體委員，江一平爲生活福利委員。她解釋：班會幹部本應由班上同學自己選出，但大家初來，互不熟識，所以先由系裡指定，以後再正式選舉。她還宣佈，班長由校長任命，名單已上報校長辦公室，不日就會批准公佈。

陳曉乾感到奇怪，卜雲既不是班幹部，爲甚麼由她來主持會議呢？還有那位大名鼎鼎的寇蓮娜，她爲甚麼至今還沒有出現呢？坐在他對面的是四位女同學，其中有一位他是認識的，就是卜雲、唐尤麗和鄭美寶，另外是一位身材瘦削、面貌平凡的小姑娘。最初他以爲她就是寇蓮娜，但經卜雲點名，才知道

她叫張妙嫦。

卜雲接着說：「麥副書記的報告非常重要。由於我們班有幾位從香港來的同學，恐怕他們聽不大懂普通話，我在這裡把主要意思重複一遍。」於是她拿出筆記本，一口氣複述了六點。複述完後，她又說：「以後，凡是領導作報告，如無特別規定，都應盡量作筆記，這樣討論起來就能有的放矢。」

的確，香港來的學生，一般都沒有做筆記和小組討論發言的習慣，至少英文書院的學生是如此。所以陳曉乾內心覺得有必要加強這方面的鍛煉。

卜雲又說：「麥副書記說：我們的大學是根據國家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培養德才兼備、體魄健全的建設人材。大家可以結合自己的思想認識，談心得體會。」然後她吩咐蘇厚永作紀錄。

看見沒有人開口，卜雲引導說：「大家不必想得很周到才發言，一點一滴的體會也可以講嘛！也可以表表態，例如，我們班有近半數的同學是從海外或港澳回來的，現在投回祖國的懷抱，一定會有各種感受的。」

她的啓發果然有效。皮膚黧黑、矮個子趙水生清一清喉嚨，用帶客家口音的普通話開始發言：「我在馬來亞出生、長大。上小學時就常聽父兄輩說華僑是海外孤兒。長大後確實有這種感覺，總覺得我們華僑像是失去了父母的孤兒。解放後，祖國強大了，我們華僑的日子也好過了許多。今天我能回國升學，這是人民政府對我們僑生的關懷。我一定努力學習，把自己培養為德才兼備、體魄健全的社會主義建設人材。」

卜雲讚許地點了點頭。

坐在趙水生旁邊的黃有為忽然說：「德才兼備、體魄健全，這在我們剛領到的學生手冊上寫得清清楚楚，這就是我們的培養目標，我們都應該達到。」

「那當然。」趙水生答了一聲。